



列傳第四十四

魏收

魏長賢

魏季景 子澹

魏蘭根 族子愷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自序漢初魏無  
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字子胡幼孤有  
志操博洽經史位終本郡太守子悅字處德性沉厚有度  
量宣城公趙國李孝伯見而重之以女妻焉位濟陰太守  
以善政稱悅子子建字敬忠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

中郎初宣武時平氏遂於武興立鎮尋改爲東益州其後  
鎮將刺史乖失人和羣氏作梗遂爲邊患乃除子建東益  
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遠近清靜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  
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構逆僉以州城之人莫  
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爲城人數當行  
陣盡皆驍果安之足以爲用急之腹背爲憂乃悉召居城  
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  
明帝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内外相  
顧終獲保全及秦賊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  
後斬獲甚衆威名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乃間使上聞帝  
其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爲行臺刺史如故於是威振蜀土  
其梁巴二益兩秦之事皆所節度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故  
中心以爲愧在洛大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  
歸京師至此乃遣刺史唐永代焉豎眼因爲行臺子建將  
還群氏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先行曉喻諸氏忿曰  
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于建徐加慰譬旬月  
方得前行吏人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氏蜀尋反攻逼唐  
永永棄城而走乃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  
璨及鉅鹿人耿顯皆沒落氏手及知子建之客垂泣追衣  
物還之送出白馬遺愛所被如此初子建爲前軍將軍十

年不徙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爲弈  
碁時人謂爲耽好子建每曰碁於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  
吾未爲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  
還洛後累遷衛尉卿初元顥內逼莊帝北幸子建謂所親  
盧義僖曰北海自絕社稷稱藩蕭衍吾老矣豈能爲陪臣  
遂携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先苦風痺及此遂甚以卿任  
有務屢上書乞身特除右光祿大夫邢杲之平太傅李延  
寔子待中或爲大使撫慰東土時外戚貴盛送客填門子  
建亦往候別延寔曰小兒今行何以相勗子建曰益以盈  
滿爲誡延寔悵然久之及莊帝殺尒朱榮遇禍於河陰者

其家率相弔賀太尉李虔第二子仁暉子建之女壻往亦  
見害子建謂姨弟盧道虔曰朝一姓誅翦權強兇徒尚梗未  
聞有音謀異略恐不可濟此乃木子明始弔賀無乃忽忽  
及永安之後李氏宗族流離或遇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  
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自出爲藩牧董  
司山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潔己不以財利經  
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周贍清素之迹著於終始性  
存重慎不雜交游唯與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道  
裕雅相親昵及疾篤顧敕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所同世  
有厚葬吾平生不取籩條裸身又非吾意氣絕之後斂以

時服吾平生契闊前後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  
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別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  
遷入北域依班而定行於吾墓之後如此足矣不須祔合  
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二年春卒于洛陽孝義里  
舍時年六十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文靜二子收  
祚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  
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  
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為  
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介朱榮  
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  
神雋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  
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為封禪書收下筆便就  
不立藁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  
竒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  
起居注并脩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  
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陵從齊神武  
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陵為帝登祚赦云朕託體孝  
文收嗤其率直正真郎李慎以告之陵深忿忌時節閔帝  
殂令收為詔陵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  
為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為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

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  
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孝武  
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寒朝野嗟怨帝  
與從官及諸妃王竒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默  
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  
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  
應逐兔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敕收爲詔令遂所請  
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旣未測主  
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  
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爲庭竹賦以致己意尋兼  
中書舍人與濟陰温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  
孝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舅崔孝芬恠而問之  
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  
散騎常侍副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  
其群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  
二人才器並爲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  
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  
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新穢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人  
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游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  
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

仲密禁止所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舉死司馬子如薦  
收召赴晉陽以為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頗被嫌責加  
以箠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光子如  
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  
借與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收叔季景有文學歷  
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立季  
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  
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者  
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  
買物商賈共所嗤詵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  
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脩國史崔暹為  
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  
不可文襄乃啓收兼散騎常侍脩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  
侍領兼中書侍郎仍脩國史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曰  
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  
鷄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  
日為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惡焉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  
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  
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  
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為體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

令收為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  
為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  
為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  
射頗曾詢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  
下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  
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駭  
蝶文襄曾游東山令給事黃明侍郎顯等宴文襄曰魏收  
恃才無宜適湏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  
屈已倒惜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  
翩遂逐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  
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惜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  
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斗番亦不辨此遠近  
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  
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  
陽令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  
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  
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筮問召長安文襄壯之  
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  
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  
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

周悉此亦難有又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琕徐陵侯景既  
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  
得書仍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  
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文襄崩  
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  
於北第參掌機密轉祕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  
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  
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富  
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和妣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  
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群臣各言士心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  
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  
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  
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  
彪崔光李琰之郎知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  
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  
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詔孝明事甚委  
悉濟陰王暉業撰辯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  
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  
高孝幹傳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  
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

凡十一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  
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  
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  
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  
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表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  
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皆獨出於收收所引史官恐  
其陵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  
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  
編輯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  
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

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  
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脩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  
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  
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  
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余朱  
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余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  
而增其善論云若脩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  
論旣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  
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  
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

附出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至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為傳首收曰綽雖無位道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為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為其家並作傳工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嘗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脩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

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  
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邢邵邵後告人曰收  
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游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  
關西俄頃而訖辭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  
詹事收娶其舅女崔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  
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妻時人比之賈  
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  
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  
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  
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今  
臣下疑貳疑貳若實便須決行若戲此言魏收既忝師傅  
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惜以收言奏帝自此便止  
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  
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  
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  
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  
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  
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  
欲子孫眾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  
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敕以為中書監命中書郎李

惜於樹下造詔惜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  
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惜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  
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詰仍  
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  
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  
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  
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休之兼中書在  
晉陽典誥詔收留在鄴蓋晞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  
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璵爲著作郎  
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焘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詰悉

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焘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於時  
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爲二王通  
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  
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  
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  
史收以爲直置祕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  
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太寧元年如開府河清二年兼  
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凡庸不  
堪大任以收才各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虛  
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爲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

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  
 比温子昇邢邵稍為後進邵既被踈出子昇以罪死收遂  
 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  
 邢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踈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  
 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任沈  
 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  
 意問僕射祖斑斑荅曰見邢魏之臧不即是任沈之優劣  
 收以温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  
 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許此外更同兒  
 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

不次數名

有發言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  
 之工邢温所不逮也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既而趙郡公  
 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  
 孝琰燦令其門客與行遇崑崙船至得奇貨果然褥表美  
 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清郡君尋遣  
 黃門郎元文遙救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  
 在可恕比令卿為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  
 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  
 除左光祿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為真收以子姪年少  
 申以戒厲書枕中篇其詞曰吾曾管管子之書其言曰任

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  
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為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  
若夫岳立而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不停  
呂梁獨凌能行歌而匪憂焦原作險或削踵而不譙九陔  
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宵乎而上征苟任重也  
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悔彼期遠  
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鳴  
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產之以名利梁  
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  
旋至然則上智大賢惟幾惟哲或出或處不常其時其舒

也齊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王帝子女撫蘭律呂諂諛  
無所先稱內度骨膏挑舌怨惡莫不勳名共山河同久志  
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游刃若然逮於厥德不常  
喪其金璞馳騫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溪壑而  
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  
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  
身禦魑魅魂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強迷在當局孰可謂車  
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經術厭飫文  
史筆有竒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蹈而行量  
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

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  
一於斯鬱鬱為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士  
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  
千金之產微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趨炎火之室載蹶而  
墜其貽宴或躄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  
禍事不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  
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強梁人囚徑挺幽奪其魄明  
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為己信私玉非身寶過  
涅為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  
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

幾慮微斯二則務既察且慎福祿

歸昔遠瓊識四十九

非顏子隣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瓿而進及  
於萬仞故云行遠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從  
夜則虧橫榮于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不損孰有損而不  
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  
道尊則羣謗來任重而眾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  
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  
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  
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  
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歌器留後俾諸

來裔傳之坐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臣等審  
收又廻換遂為盧同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愔家傳本云  
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  
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  
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主即位有年  
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從之掌  
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  
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  
天下事皆由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  
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武平三年薨贈司

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大才然性褊  
不能違命體道見當塗貴游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  
以名行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  
子才子明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  
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察人之偉後收稍與  
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  
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  
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為獼猴與狗鬪  
帝寵狎之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遇魏收衰  
曰遇魏魏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

飯房空籠著孔嘲玊其辯捷不拘若是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豕被殺棄其骨于外先養弟子仁表為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子族子惇字仲讓容貌魁偉性通率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介朱仲遠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胤而去惇聞哭曰若害胤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曰家事在惇胤何知也乞以身罪仲遠義而捨之天平中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惇叔偃字盤蚪有當世幹用位驍騎將軍性浮動晚乃曲附高肇彭城王勰之死也偃構成其事為時所患子質字懷素幼有立志年十四啓母求就徐遵明受業母以其年幼不許質遂密將一奴遠赴徐學留書一紙置所臥牀內外見之相視悲歎五六年中便通諸經大義自學言歸生徒輻湊皆同衣食情若兄弟後避葛榮難客居趙國飛龍山為亂賊所害士友傷惜之興和二年侍中李儁祕書監常景等三十二人申辭於尚書為請贈謚事下太常博士考行謚曰貞烈先生

魏長賢收之族叔也祖劄本名顯義字弘理魏世祖賜名仍命以顯義為字雅性俊辯博涉群書有當世才兼資文武知名梁楚淮泗之間世祖南伐聞而召之既至與語大悅謂劄曰令我此行是卿建功之日勉之勿憂不富貴也

授內都直侍左右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劄乃進曰陛下百萬之軍風行電掃攻城略地所向無前雖有智者莫能為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敢拒守此非不懼亡滅自謂必可保全也但陛下卒徒果銳殺掠尚多人皆畏威未甚懷惠恐一旦降下妻子不全所以遲疑未肯先發臣請間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世祖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為是耳卿今所言副吾所望劄遂夜入城中示以危亡之期開以生全之路城中大小欣悅明日開門出降自此而南望塵歎附世祖謂劄曰卿之一言踰於十萬之師揚我信義播于四表寔卿一人之力即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又令劄與諸將統兵討襲所當無不摧破軍中服其勇敢世祖益喜謂羣臣曰中國士人吾拔擢咸盡文武膽略未有若劄儔加授建忠將軍追贈其父廼順州刺史時經略江左方大用之遇風疾發動頻降醫藥竟不痊復卒時年六十四父彥字惠卿博學善屬文趙郡王幹辟開府參軍廣陵王羽辟記室並不行陳留公李崇甚重之引為鎮西參軍事崇討叛區陽靈珍叛蠻魯北鷓又請為記室參軍中山王英討淮南又請為記室參軍軍還求為著作郎思樹不朽

之業以晉書作者多家體制繁雜欲正其紕繆刪其遊辭  
勒成一家之典俄而彭城王聞李崇稱之復請為掾兼知  
主客郎中書遂不成王遇害退歸田里清河王復引為諮  
議王勢高名重深為權倖所疾恐罹其禍固辭以疾肅宗  
初拜驃騎長史尋轉光州刺史年六十八卒兄伯胤之歸  
也留長賢與弟德振使官學於洛中孝靜北遷亦徙居鄴  
博涉經史詞藻清華舉秀才除汝南王悅參軍事入齊平  
陽王淹辟為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更撰晉書欲還成先  
志河清中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幸為上黨屯留令親故  
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為書以相規責長賢復書曰日者  
惠書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已思不出位國之大事君  
與執政所圖又謂僕祿不足以伐耕位不登於執戟干非  
其議自貽悔咎勤勤懇懇誠見故人之心靜言再思無忘  
寤寐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君子矣以為士之立身其路  
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趨世隱漁釣以待時操築傳巖之下  
取履圮橋之上者矣或有釋債車以匡霸業委挽輅以定  
王基由斬祛以見禮因射鈎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  
身以直道九死不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於泥滓自致  
青雲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權其大要歸乎忠孝而已  
矣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其親忠

而後其君者也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迭運五稔于茲不能勒成一家潤色鴻業善述人事功既闕如顯親揚名邈焉無異每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頃王室板蕩彘菴攸斃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劔者也抑又聞之嫫不恤締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况僕之先人世傳儒業訓僕以為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世矣安可自同於匹庶取笑於兒女子哉是以腸一夕而九回心終朝而百慮懼當年之不立耻沒世而無聞慷慨懷古自強不息庶幾伯夷之風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謂僕干進務入不畏友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貽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故願得鋤彼草茅逐茲鳥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先旨以沒九泉求仁得仁其誰敢怨但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变色良田敗於邪徑黃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敬承嘉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為俗人道也投筆而已夫復何言是出也人皆為之怏怏而長賢處之怡然不屑懷抱識者以此多焉武平中辭疾去職終於齊

代不復出仕周武平齊搜揚才俊辟書屢降固以疾辭卒  
年七十四貞觀中贈定州刺史子徵

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字雙和為魏文賜名有器幹體貌  
魁偉以有容儀為奉車都尉曾升輅車觸毀金翼歛容請  
罪帝笑曰卿體貌過人素不便習何足懼也車駕南征漢  
陽除鸞統軍帝歷幸其營嘆賞之及在馬圈不豫敕兼武  
衛將軍領宿衛左右景明中六輔之廢鸞頗預其事後除  
光州刺史更滿還朝卒謚曰夷子季景少孤清苦自立博  
學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師時邢子明稱有才學殆與子才  
相侔季景與收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莊帝時為中書侍

郎普泰中為尚書右丞季景善附會宰要當朝必先事其  
左右余朱世隆特賞愛之於時才名甚盛頗過其實太昌  
中位給事黃門侍郎甚見信待除定州大中正孝武帝釋  
奠季景與溫子昇李業興竇瑗等俱為摘句天平初因遷  
都遂居栢人西山內懷憂悔乃為擇居賦元象初兼給事  
黃門侍郎後兼散騎常侍使梁還歷大司農卿魏郡尹卒  
家無餘財遺命薄葬贈散騎常侍衛尉卿所著文筆二百  
餘篇子澹知名

澹字彥深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高才善屬文仕齊殿中  
侍御史預修五禮及撰御覽除殿中郎中書舍人與李德

林脩國史入周為納言中士隋初為行臺禮部侍郎尋為  
 聘陳使主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得恩令注度信集  
 撰笑苑世稱博物遷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帝以魏收所  
 撰後魏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  
 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列傳別為史  
 論及例各一卷合九十二卷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  
 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名故穀梁傳太上不名  
 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  
 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  
 義也漢書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

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  
 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三  
 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為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  
 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  
 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尊君卑臣  
 依春秋之義二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  
 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  
 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  
 豈是觀過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為始祖行禮之  
 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姓長

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  
 緡方娠，亦有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  
 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幽王死於驪山，  
 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真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詒誠  
 將來。而太武獻文並遭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大言。論之  
 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姓名。逆臣賊子，何所懼哉！今  
 分明直書，不敢回避。四曰：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  
 王，各自署置，其生略如敵國。書死便同庶人，凡處華夏之  
 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澹，又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已  
 來，述者非一人，無善言惡言，皆為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  
 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叙，唯覺繁文案。丘  
 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恭。其間尋常  
 直言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  
 無益者，所不論也。上覽而善之，未幾而卒。有集三十卷子。  
 罕言澹弟彥玄，位涑州司馬，子滿行。

魏蘭根字蘭根，收族叔也。父伯成，中山太守。蘭根身長八  
 尺，儀貌奇偉，博學高才，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  
 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  
 蘭根以卓凶逆，不應遺祠。至冬，乃啓刺史請伐為椁。左右  
 人言有靈，蘭根了無疑懼。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

殆於滅性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為大都督討蠕蠕以蘭根為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惜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平人入仕次第一準其舊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崇以奏聞事寢不報孝昌初為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寅討破宛川俘其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並充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內夾多多

五總隣州田鼠為災大牙不入岐境及蕭寶寅敗於涇州岐州人囚蘭根降賊寶寅兵威復振城人復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都督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諸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孝昌末河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充四州安撫并置郡縣蘭根甥邢杲反於青光間復詔蘭根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拜中書令莊帝之將誅尔朱榮蘭根泄之於兄子周達周達告尔朱世隆及榮死蘭根憂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出立功乃兼尚書右僕射河北行臺定州遂募鄉曲欲防并陘為

榮將侯深所敗走依勃海高乾屬乾兄弟義舉固在其中  
神武以宿望深禮之中與初為尚書右僕射神武將入洛  
陽時廢立未決令蘭根察節閔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  
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陵同請神武不得  
已遂立武帝大昌初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鉅鹿縣侯啓  
授兄子周達蘭根既預勳業位居端副始叙復岐州勳封  
永興侯高乾之死蘭根懼以病免天平初言病篤以開府  
儀同歸本鄉門施行馬武定三年薨贈司徒公謚曰文宣  
長子相如襲爵相如性亢直有文藻與族兄愷齊名  
當時所貴早卒孝昭時佐命功臣配饗不及蘭根次子

仲表許竟不允敬仲以才器稱卒於章武太守子餉字  
衡幼孤學涉有時譽居喪以孝聞隋饒州司倉參軍事不  
景義景禮並有才行鄉人呼為雙鳳早卒敬仲弟少政位  
至洛州刺史子孝該孝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  
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為  
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荅曰能殺臣  
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愷曰何慮無人苦用此  
漢赦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愷於路微自陳愷  
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  
豈得言不知楊愷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數日除霍州刺

既思沈廢何不  
死就長史乃以  
自佳  
步說人諷

史在職有政理後卒於膠州刺史

論曰伯起少頗踈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鬱為偉異學博今古才極從橫體物之旨尤為富贍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密而不蕪持論序言鈎深致遠但意存實錄好抵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庶等並論正家門未為謗議遂憑附時宰鼓動淫刑庶因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長賢忠樹風聲抗言昏俗有朱子游之風季景之子雅業相傳訓弓冶之義蘭根道冠時英功參霸業亦代之偉人也

列傳第四十四

列傳第四十五

北史五十七

周宗室

邵惠公顥

子什肥叱羅協

導護馮遷

杞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

虞國公仲

廣川公測

第深深子孝伯

東平公神舉

第慶

邵惠公顥周文帝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是為德皇后生顥性至孝居德皇后喪哀毀過禮德皇帝與衛可

百蕩齊煬自  
之周室柱石皆  
得其死所以  
五業之不振

瓌戰墜馬顯與數騎奔救乃免顯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大冢宰封邵國公謚曰惠三子什肥導護

什肥事母以孝聞文帝入關不能離母遂留晉陽文帝定秦隴什肥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襲爵邵國公謚曰景子曹嗣曹少孤頗有幹略景公之見害以年幼下蠶室保定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天和中與齊通好曹歸襲爵邵國公及隋文帝輔政曹為榮州刺史舉兵應尉遲迥為清河公楊素所殺國除會字乾仁曹至自齊改封譚國公後與護同誅建德三年追復封爵

常武公

導字菩薩少雄豪初與諸父在葛榮中榮敗遷晉陽與文帝隨賀拔岳入關常從征伐文帝討侯莫陳悅導追斬之牽屯山以功封饒陽縣伯及魏文帝東征留導為華州刺史既而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禽伏德斬思慶屯渭橋會文帝軍及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加侍中及高仲密以此豫州降文帝東征復以導為大都督行華州刺史甚得守扞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侯景來附詔徵隴右大都督獨孤信東下今導代信為秦州刺史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及齊氏稱帝文帝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拜大將軍大都督二

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導性寬明善撫御文帝每出征導恒居守深爲吏人所附朝廷重之薨於上邽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綱監護喪事贈尚書令謚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振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回八十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椿出後於杞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武成初位大將軍梁州摠管進封蔡國公累遷秦州刺史摠管十三州諸軍事性明察善撫綏人庶畏悅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公亮等修廢踰制廣獨率禮又折節待士朝野稱焉曾侍於武帝所食瓜美持以奉進帝悅之廣以晉公護擅權勸令挹損護不能納後除陝州摠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豳國公詔廣襲爵初廣母李氏以患憂而成疾遂歿廣居喪加篤乃以毀薨世稱母爲廣病廣爲母死慈孝之道極於一門武帝素服親臨其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褒述申其宿志庶存儉約詔曰昔河間才藻追叙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箒之言得申遺志黜殯之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大保隴右十四州諸軍事秦

州刺史謚曰文葬於隴右所司一遵儉約之典子洽嗣隋  
文輔政被害國除翼字乾宜封西陽郡公早薨謚曰昭無  
子以杞公亮子温嗣後坐亮反誅國除衆字乾道少不慧  
封天水郡公爲隋文所誅

護字薩保幼方正有志度特爲德皇帝所愛文帝之入關  
以年小不從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文帝諸  
子竝幼遂委以家務內外無不嚴肅文帝歎之以爲類己  
及臨夏州留護軍賀拔岳岳被害文帝至平涼以護爲都  
督從破侯莫陳悅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從文帝禽  
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竝有功芒山之役爲敵人所

圍賴都督侯伏龍恩救乃免坐免官尋復本位大統十三  
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守謹征江陵進兵徑  
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至圍而尅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  
蠻帥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司空文帝西巡至牽  
屯山遇疾召護至涇州見文帝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  
諸子幼天下事以屬汝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文帝崩護  
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幼強寇在近人情不安護  
綱紀內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先是文帝常云我得胡力  
當時莫曉其指時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文帝山陵畢  
護以天命有歸遣諷魏帝以禪代事孝閔踐阼拜大司馬

護保爲字第一

加以大惡死非其

惜哉

設雖功在社稷而

君不一而足豈

哉其誠萃閭也

先國之猶曹操

於勳帝尚可有

計至於武城美主

忘而執之又

何說之詳乎文

武帝而旋蒙武

帝之誅天也非

封晉國公邑萬戶趙貴獨孤信等將謀龍不護護因貴入朝  
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  
密要宮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為腹心說帝言  
護不守臣節宜圖之帝然之數將武士於後園為執縛執  
護微知之出植為梁州恒為同州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  
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構嫌隙  
他人何易可親但恐除臣後效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  
下亦危社稷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鳳等益懼爰謀滋  
甚遂克日將誅護光洛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  
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佯並勸廢帝時綱摠領禁兵護乃  
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  
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公卿畢集護第護曰先王勤勞  
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  
顧命以略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為  
四海主自即位已來荒淫無度昵近群小踈忌骨肉大臣  
示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  
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略陽公豈可負社稷寧都公  
年德兼茂仁孝聖慈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為何如群公  
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  
誅植恒尋弒帝迎明帝於岐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路

車冕服封子至爲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爲牧以護爲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罪俎得寵於護擢爲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令安自因進食毒帝遂崩護立武帝百官摠已以聽護自文帝爲丞相左右十二軍摠屬相府文帝崩後皆受護颺分凡所徵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摠於大官六月希護旨者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也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皇帝別廟祭焉三年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文帝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爲掎角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齊大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

兵閭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齊皆被幽繫護

子相

護

後每遣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權重乃留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閭作書與護曰吾念十九入汝家今以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哀恩卹差安衰暮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

嫂劉及汝新婦等同居頗以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  
聞行動飲食率無多損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  
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兄弟大者屬鼠第二屬兔  
汝身屬蛇鮮于脩禮起日吾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  
將欲向左人城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  
叔時俱戰亡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  
并吾與汝六人同被禽捉入定城未幾聞將吾及汝送與  
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軍營在唐城內經停三  
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女婦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時與  
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蠕蠕欲  
望見鮮于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  
吾輩在此明日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  
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由緣也後吾  
共汝在壽陽任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  
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  
汝叔母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後亦  
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汝叔亦遣  
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着緋綾袍銀裝帶盛洛看紫  
織成纈通身黃綾裏並乘驃同去盛洛小於汝三人並喚  
吾作阿摩敢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今又寄汝小時所着

錦袍表一領至亘檢看知吾含悲抱戚多歷年祀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今復何福還望見汝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公工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飢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具昧而可欺負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母存款實兼亦口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爲怪護性至

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云區字分崩遭遭災禍遠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心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

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不識宜先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派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異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奪數四姑並許哀放初聞此旨鳧來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慟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

見之始口未忍言唯叙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  
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重降於哀聽許摩  
敦垂敕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  
道無一事敢忘摩敦年尊文加憂苦常謂寢食貶損或多  
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被  
敗之日薩保年以十歲隣曲舊事猶自記憶况家門禍難  
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府天長  
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遇神機  
源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薩保屬當猶子之長  
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言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

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魂神明齊朝涕然之  
恩既已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况  
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國有家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  
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  
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  
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  
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  
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齊朝不即發遣更令  
重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返至於再三而母竟不至  
朝議以其失信今有司移齊移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大

別冊三十年竟得

後一日之春世夫

也夫

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  
 每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榮貴之  
 極振古未聞是年突厥復率眾赴朝護以齊氏初送國親  
 未欲即行復慮失信蕃夷不得已遂請東征九月詔徵二  
 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兵諸蕃國兵二十萬人  
 十月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  
 為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兵出豫州少師楊標出軹  
 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迥圍洛陽柱國齊王憲鄭公達  
 奚成等營於山護性無戎略此行又非本心故師出雖之  
 無所克獲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并之責天知二年

護曰蒙尋詔起令祝事五年詔賜護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功久當權軸所任皆  
 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溢莫不憂政害人帝以其暴  
 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  
 安殿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  
 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每立侍至是  
 護漸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酒諸親朝謁或廢引  
 酒言怒有時垂爽比諫未蒙垂納兄今願更啓請因出懷  
 中酒諾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如帝所誠讀示太后未  
 訖帝以王珽自後擊之踣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

泉權所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初帝欲  
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頗預其謀是日軌等並在  
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覽等即令收護子柱  
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  
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  
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  
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曰安出自阜隸所典  
庖厨而已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爲也  
十九日乃詔暴護等罪大赦改天和七年爲建德元年護  
子訓爲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公盛乘傳鎮蒲州徵

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叱羅協司錄馮遷及所親  
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齊璽  
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謚護曰蕩並改葬之  
叱羅協代郡人本名與武帝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爲州  
小吏以恭謹見知竇泰爲御史中尉以協爲書侍御史泰  
向潼關協爲監軍泰死協見獲文帝授大丞相東閣祭酒  
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事二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勉  
勸文帝頗委任之然猶以家屬在東疑其戀本及河橋戰  
敗協隨軍還文帝知協不貳封冠軍縣男進爵爲侯後爲  
大將軍尉遲迥長史率兵伐蜀行潼州事魏恭帝三年文

帝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晉公護既殺孫恒  
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二人並辭  
俱薦協護遂徵協入朝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誓以軀命  
自效護大悅以為得協之晚稍遷護府長史進爵為公常  
在護側明帝知其材識庸淺每按抑之數謂曰汝何知也  
猶以護所親任每含容之及明帝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  
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  
及其所言多乖事衷當時莫不笑之護以其忠己每提獎  
之協既受護重委異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許  
文進位柱國護以為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

及護誅除名建德三年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  
陽郡公卒子金剛嗣馮遷字羽伐弘農人少脩謹有幹能  
為護府司錄性質直小心的畏慎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每  
校閱文簿孜孜不倦以此甚為護委任後授陝州刺史遷  
本寒微不為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  
邑人無怨者復入為司錄累遷小司空自天和後以年老  
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卒於家子恕位儀同三司

把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遇定州軍於唐

河俱戰殺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杞國

公謚曰簡子元寶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

杞國公名連

四三十一  
司徒襲封杞國公謚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亮字乾德  
位梁州摠管及幽國公廣薨以亮為秦州摠管廣所部悉  
以配焉在州甚無政績尋進柱國從東伐進上柱國仍從  
平鄴遷大司徒大象初以行軍摠管與元帥鄭國公韋孝  
寬等伐陳還至豫州密謀襲老寬營將反逆孝寬追斬之  
眩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為烈公後椿字乾壽位上柱國  
大司徒大定中為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游而才  
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脩禮以洛生為漁陽王仍領  
德皇帝餘衆時人皆呼為洛生王洛生善撫將士是以克  
獲常冠諸軍介朱榮定山嶽時洛生在虜中榮雅聞其名  
心憚焉尋為榮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封莒國公謚曰  
莊子菩薩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襲  
爵謚曰穆以晉公護子至嗣至字乾附後坐父護誅詔以  
衛王直子賓為穆公後賓字乾瑞尋坐直誅而齊王憲子  
廣都郡公貢襲貢字乾貞宣帝初被誅國除

虞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太傅柱  
國大將軍大司徒封虞國公子興嗣與生屬兵亂與仲相  
失年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文帝兄弟初不相識沙苑之  
敗預在行間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興性弘厚有志度雖流

離世故而風範可觀保定二年詔訪仲子孫興始附屬籍  
武帝以興帝戚近屬尊禮之甚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  
襲爵虞國公薨武帝親臨慟焉詔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監  
護喪事贈柱國大將軍謚曰靖子洛嗣位儀同三司隋初  
爲介國公爲隋室賓云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頰祖  
騏驎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沈密少篤學仕魏位司徒  
右長史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  
武詔測詣文帝密爲之備還封廣川縣伯尋從孝武西遷  
進爵爲公文帝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委以軍國又令測

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  
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  
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於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  
大慙乃不爲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  
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爲我安邊何爲間骨肉乃命斬之仍  
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  
掠先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  
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  
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

歛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  
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文帝親  
臨勸焉仍令水池公監護喪事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  
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  
也州縣禽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  
赦免盜既感恩請為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  
盜人亦從測入關並無異志子該嗣位除州刺史測弟深  
深字奴于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為營折草作旌  
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求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  
此後必為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時為子  
都督領宿衛兵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公  
大統中累轉尚書直事郎中及永平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  
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周文帝將襲泰諸將咸難之  
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高歡驍將  
歡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必援之內外  
受敵取敗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  
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禽也虜竇歡勢自沮迴師  
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  
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尅之文帝大悅謂深曰  
君即吾家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

心寒之士雖千載  
亦人對之猶有生

懼惟深獨賀文帝門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之  
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  
欲唯歡恥失寶氏復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禽也不賀  
何為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俄進爵為侯六官  
建拜小吏部下大夫遷中大夫武成元年遷幽州刺史改  
封安化縣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為司會中大夫深少喪  
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居近侍每進籌策及  
在選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  
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卒於位謚曰成康子孝伯

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沈  
正嘗謂好直言武帝即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家臣不得  
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護弗之猜得  
入為右侍上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襲爵武帝嘗  
謂曰公於我猶漢高與盧綰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  
侍左右出入卧内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  
回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  
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惟孝伯及王軌字  
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  
六左官正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

未聞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及帝  
歛容曰卿世載鯁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  
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  
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宗  
中大夫累遷右宮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

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持帝鬢言太子  
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公孰有  
此言公爲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  
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  
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

留臺軍事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  
進爵廣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  
常執其手令居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孝伯赴  
行所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  
衛上大夫摠宿衛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即位授小  
學帝忘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其

官任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  
旨則臣爲不忠陛下不孝之子也帝因踈之乃與于智鄭  
譯等圖其事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入誅之帝之西征  
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

皇地下可為賊

武帝武帝怒撻帝數十乃除譯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  
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為也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  
說執將帝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  
必不免禍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  
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  
於是下若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為  
秦州摠管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  
益疎後稽胡反令孝伯為行軍摠管從越王盛討平之  
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謂之曰公知齊王謀反  
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群小媒孽加之以

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  
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慙俛首不語令  
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  
獲罪竝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穎曰宇文孝伯寔有周  
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東平公神舉文帝之族子也高祖普陵曾祖求男仕魏位  
顯達祖金殿魏兗州刺史安喜縣侯父顯和少而龍襲爵  
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  
武之在蕃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  
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即位拜閣內都

四百廿四  
督封城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撤殿  
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問  
顯和曰天下汹汹將如之何對曰莫若擇善而從因誦詩  
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策以  
其母老令預爲計對曰今之事忠孝不竝然臣不密則失  
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也遷朱衣  
直閣閣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溱水周  
文帝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  
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散騎常侍卒建德二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神舉早孤有夙成之量及長神情倜儻志略英贍眉目踈  
朗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中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舉  
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  
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  
爲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即授刺  
史州旣齊氏別都多有姦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改  
封武德郡公進柱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年  
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  
禽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衣伏法  
神舉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屬稽胡反寇西河神舉與

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  
胡款服即授并州摠管神舉見侍於武帝處心腹之任王  
軌字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預焉及宣帝  
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  
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酖酒賜之薨  
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  
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  
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內百寮  
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今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  
大將軍神舉弟慶

慶字神慶沈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涉  
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爲腐  
儒業平時文州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直鎮  
山南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  
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堦與賊短兵接中  
石乃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  
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卒與賊窘憲挺身  
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  
稍却及拔高壁尅并州下信都禽高潛功竝居最進位大

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  
寧二州總管隋文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次白帝  
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其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  
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  
年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與  
慶言謂曰天元質無積德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  
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  
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  
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  
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  
俄頃但願薄無謀不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  
易生艱阻王謙愚意素無籌略但恐爲人所誤不足爲虞  
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  
顧具錄前言爲表奏之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之驗自  
是偶然公乃不忘瀟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  
每加優禮卒於家子靜亂尚隋文女廣平公主位儀同安  
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靜亂子協位右翊衛將軍宇文  
化及之亂遇害協弟鼎字婆羅門大業中養于宮內後爲  
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至於出入卧  
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人号爲宇文三郎與宮人

四三十一  
北史列傳四十五  
九十一  
漢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鼎聞懼不敢見協因奏晶壯不可久在宮掖帝不之罪召入待之如初化及殺逆際爲亂兵所害

論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則有魯衛梁楚其疎屬則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滅於百代之後至若幽孝公之勲烈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純孝飾之以儉約我我焉足以輔於前載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實預艱難及文后崩殂諸子冲幼群公懷等夷之士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爲周捍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經之以忠貞祠官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群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終於妻子爲戮身首橫分蓋其宜也當隋氏之起假天威而服海內曹以陵苻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期之謂歟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舉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槩並可追蹤於古人矣

列傳第四十五

北史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六

北史五十八

周室諸王

文帝十三王

孝閔帝一王

明帝三王

武帝六王

宣帝二王

周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明帝後宮生宋獻公震文元皇  
后生孝閔皇帝文宣叱奴皇后生武帝衛刺王直達步妃  
生齊煬王憲王姬生趙僭王招後宮生譙孝王儉陳惑王

純越野王盛代罽王達冀康公通勝聞王道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大統十六年封武邑公尚  
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大司馬封宋國公無子  
以明帝第三子實嗣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中為大前  
疑尋為隋文帝害國除

衛刺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武成初進封  
衛國公歷雍州牧大司空襄州摠管直武帝母弟也性淳  
詔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南討軍敗愠於免  
黜又請帝除護帝宿有誅護意遂與直謀之及護誅帝以  
齊士憲為大冢宰直既乖本望又請為大司馬欲擅威權

帝知其意謂曰汝兄弟長幼有序何反居下列也以為大  
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初帝以直第為東宮更使直自  
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陟此佛寺遂欲居之  
齊王憲謂曰弟兒女成長此寺褊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  
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恠而疑之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  
帝怒對衆撻之自是憤怨滋甚及帝幸雲陽宮直在京師  
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遲運閉門不得入退走追至荊州獲  
之免為庶人囚諸宮中尋有異志及其子十人並誅之國  
除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性通敏有度量初封涪城縣公少與

公之才之識既不

復考修命又況

忠誼千古後人

極矣洛陽

駿信駁

武帝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文帝嘗賜諸子良馬  
 唯其所擇憲獨取駮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  
 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  
 重器後從上隴經官馬牧文帝每見駮馬輒曰此我兒馬  
 也命取以賜之魏恭帝元年進封安城郡公明帝即位授  
 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進封齊國公初平蜀之後文  
 帝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徧  
 問武帝以下誰欲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  
 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殊  
 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尚幼未之遣

明帝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  
 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共立碑頌德保定中徵  
 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迥為前鋒圍洛陽齊兵  
 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恒駮並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  
 拒之而雄為齊人所敗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勸衆心乃安  
 時晉公護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天和三年  
 以憲為大司馬行小冢宰雍州牧如故四年齊將獨孤永  
 業來寇詔憲與柱國李穆出宜陽築崇德等五城絕其糧  
 道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  
 是歲明月又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於憲憲

信州路

卷之六

北史卷之六

三

正

曰凡宜暫出同州為寇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六年憲率眾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潛軍宵遁憲乃度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攻張壁克之斛律明月時在華容弗能救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汾州又見圍日久憲追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伯柱城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為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為齊人所乘遂退憲身自督戰齊眾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及晉公護武帝召憲入免冠拜謝帝謂曰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籍等

憲為大冢宰時帝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及親親亦為刻薄憲既為詭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盛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宰相嫌隙出而暢之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不能平雖遷授冢宰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讓帝嘗御內殿引見謂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臣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可為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時權宜非經國之術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為天子卿宜知

以正道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再拜而出歸以白憲憲  
指心撫几曰吾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  
建德三年進爵為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覽之休  
徵後又以箴上之帝方翦削諸弟甚悅其文憲嘗以兵書  
繁廣自刊為要略五篇至是表陳之帝覽而稱善其秋帝  
於雲陽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憲謂曰汝為前軍  
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帝  
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  
尋干戈於我為不能耳初直內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  
母弟每加孝敬晉公護之誅也直四請及帝曰齊公心

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啓憲  
飲酒食肉與平昔不異帝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  
為吾意今祖括是同汝當媿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  
但須自勗直乃止四年帝將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  
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  
及大軍將出憲表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資詔不納  
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乃  
詔憲為前軍趣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尅憲攻拔武濟進圍  
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  
憲為之五年大舉東討憲復為前鋒守雀鼠谷帝親圍晉

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主聞晉州見圍自  
 來接之時陳王純頓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鷄棲原  
 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竝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  
 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為菴示有處所令兵去  
 之後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眾出  
 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人  
 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眾  
 稍逼憲又救之會被敕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栢菴為  
 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  
 小為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  
 暢也公復為誰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  
 是凡人何用隱名位憲乃曰我齊王也徧指陳王純已下  
 竝以告之暢鞭馬去憲即命旋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  
 憲與開府宇文忻為殿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瓌  
 等齊眾乃退帝又命憲接晉州齊主攻圍晉州帝次于高  
 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摠集稍逼城下齊人大  
 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  
 悅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主遁走齊人復據高壁及  
 洛女帝命憲攻洛女破之齊主已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  
 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尅之延宗遁走追而獲

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成公質為河間王拜第三子賓為  
大將軍仍詔憲趣鄴進寇鄴城憲善兵謀長於撫御摧鋒  
陷陣為士卒先齊人聞風憚其勇略齊任城王浞廣寧主  
孝珩等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招浞浞不納  
憲軍過趙州浞令間諜二人覘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  
舊將徧將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即放還令充使  
乃與潛書憲至信都潛陣於城南登張耳冢望之俄而潛  
所署領軍尉相願偽出略陣遂降潛殺其妻子明日擒潛  
及孝珩等先是稽胡劉沒鐸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  
等平之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帝欲親征北蕃乃

辭以疾尋而帝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之時尚  
未葬諸王在內居服司衛長孫覽摠兵輔政恐諸王有異  
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及山陵還帝又命智就宅候  
憲因是告憲有謀帝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今欲以  
叔為太師九叔為太傅十一叔為太保何如憲辭以才輕  
孝伯返命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  
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  
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曰以王今日  
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  
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慈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

年四十帝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  
公王興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  
既誅憲無以為辭故託與等與憲結謀遂加戮焉時人知  
其冤酷咸云伴憲死也憲所生達步干氏蠕蠕人也建德  
三年上冊為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  
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  
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六子貴質實貢乾禧乾洽  
貴字乾福少聰敏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  
經足為立身之本十歲封安定郡公文帝始封此郡未嘗  
假人至是封焉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中手射野馬

及鹿一十有五建德二年拜齊國世子後出為幽州刺史  
貴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  
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  
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為商人所燒烽帥受貨不言  
其罪他日此帥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  
烽帥愕然遂即首伏其明察如此卒時年十七武帝甚痛  
惜之質字乾祐以憲勳封河間郡王實字乾禮中坰公貢  
出後宮莊公乾禧安成公乾洽龍涸公竝與憲俱被誅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群書好屬文學度信體  
詞多輕艷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武成初進封趙國公

歷益州摠管大司空大司馬進爵爲王除雍州牧建德五年從東伐以功進位上柱國又與齊王憲討平稽胡斬賊帥劉沒鐸宣政中拜太師大象元年詔以洛州襄國郡邑萬戶爲趙王國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劔履上殿隋文帝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匡社稷乃要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負貫及妃弟魯封所親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閣外惟楊弘元胄胄弟威及陶徹坐戶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帝又未之疑元胄覺變扣刀而入乃以大觴親飲胄酒又命胄向厨取漿胄不爲之動滕王逌後至隋文降階迎胄因得耳語曰公宜速出隋文共逌等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陷以謀反其年伏誅招及其子德廣公負永康王貫越公乾銑弟乾鏗等國除招所著文集十卷

譙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建德三年進爲王從平鄴拜大冢宰薨子乾暉嗣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陳惑王純字堙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保定中使突厥迎皇后歷秦陝二州摠管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從平齊進位上柱國歷并州摠管雍州牧太傅大象元年詔以濟南郡

邑万户爲陳國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越野王盛字立义突武成初封越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從平齊進位上柱國歷相州摠管大冢宰大象元年遷大前疑太保其年詔以豐州武當安昌二郡邑萬戶爲越國盛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代曇王達字度斤突性果決善騎射武成初封代國公建德初進位柱國出爲荊州刺史有政績武帝手敕褒美之所管禮部刺史蔡澤贖貨被訟達以其勲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貸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案劾密表奏之

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四皆衣綈衣又未嘗營產國無儲積左右嘗以爲言達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爲王從平齊齊淑妃馮氏尤爲齊後主所幸見獲帝以達不邇聲色特以馮氏賜之宣帝即位進上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戶爲代國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及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翼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翼國公薨子絢嗣建德三年進爲王大定中亦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滕聞王道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

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戶為滕國道出就國二年朝京師為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國除道所著文章頗行於世

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字乾安保定初封紀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出為利州總管康驕侈無度遂有異謀司錄裴融諫康殺之五年詔賜康死子湜嗣大定中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刺王賢後宮生豐王貞宋王實實出後宋獻公震

畢刺王賢字乾陽保定四年封畢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歷荊州總管大司空大象初進上柱國雍州牧太師明年宣帝崩賢性強濟有威略盧湛曰文帝傾覆宗祏言泄并其子被害國除

豐王貞字乾雅初封豐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初為大冢宰大定中并其子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武帝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漢王贇庫汗姬生秦王贇曹王允馮姬生道王充薛世婦生蔡王允鄭姬生荆王元

漢王贇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末隋文帝輔政欲順物情乃進贇位上柱國拜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轉太師尋及秦王贇曹王允道王充

蔡王允荆王元竝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萊王衍皇甫姬生郢王術衍及術竝大象二年封竝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論曰昔賢之議者咸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乎起而因循莫變復占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來適變之道竝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為國之道匪一聖賢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為相反哉亦云為政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工

戚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為政之上務也觀人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署牧守循名雖曰異軫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温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忠於列國温陶賢於群臣哉蓋位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斯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爵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周文之初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

禮終未遑蕃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握  
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武皇克  
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  
任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  
凶暴是崇芟刈先其本枝削黜徧於公族以齊王之竒姿  
傑出足可牢籠於前載處周公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  
俗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屬道消之日  
挾震主之威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國祚之不永也  
其餘雖地惟叔父親則同生似文能輔主武能威敵莫不  
謝卿士於當年從倭服於下因號爲千乘位侔死夫是以  
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侯烈於  
燎原悠悠遂古未聞茲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爲力乎向使  
宣皇擇姬劉之制見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内外料其  
輕重間以親踈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位足以扶危其  
權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  
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能窺其神  
器哉昔張耳陳餘賓客厮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王之文  
武寮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代相符可謂賢矣哉

列傳第四十六

北史五十八



